

最後的結他

突然收到 David 的短訊：「你跑到那裡去了？又不接電話，老師病危了，已經搬到療養院的特區，Jay 正在趕去照應...」

我心中一沉，要來的終於要來了！

我知道那個特區，暑假探他時，老師就說笑地告訴過我，樓上有個 Exit，特別為臨終人而設的，卻怎樣也沒有想到，一轉眼他便去了那裡。

老師已經九十六歲，過去十多年來，我每年都見他一次，每次都不知道有沒有下一次，慶幸的是一年又一年，每一年都找到他安然健在，漸漸地，我們相信他是不死的。身邊很多人都走了，老師卻永遠給我們帶來波濤中的穩定。

並非不知道死亡一直在旁窺視着，只是老師雖然行動緩慢，頭腦仍是那般敏銳。上次見面時，他剛答應在十二月舉辦的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大會作主講。這每五年才舉辦一次的心理治療武林大會，各派盟主都會前來。他有點興奮，也有點緊張，他說：「這將是我最後一次出席！」

要我幫他準備，其實他自己一早就有計劃，定了一個很有趣的題目：Deconstructing Minuchin！為 Minuchin 解碼，採用三段他與三個家庭會談的錄影，拆解他對家庭治療的理念和手法。他的理論很簡單：沒有個人問題，因為人是活在關係網絡中的一份子，處在什麼位置，就會扮演那個位置的角色，像星球一樣沿着一條軌道轉動，每個家庭成員的行為，都是根據一定的定律而運作，像陰陽互補，有長必有短，有美必有醜，有對必有錯，配合得天衣無縫。一切都在預料中。為了那份歸屬感，不像流星一樣隕落，我們甘願配合成為家庭關係拚圖中的一小塊，但是為求改變，又不得不打破這個系統的平衡。

老師本來是精神科醫生，最初也是由心理分析做起，初期的服務對象是貧民區的青少年，很快就發現，人的問題不完全基於本身，身不由己的因素太多。個人是家庭的產品，家庭也是大時代的產品，一環扣一環，他大半生的工作，也橫跨了好幾個不同的領域，他對青少年厭食症的治療理念，影響深遠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他晚年曾以一塊錢的年薪，為紐約的醫療系統進行改革。那幾年我隨着他在紐約最貧乏的地區來回奔走，讓一向置身事外的我，第一次明白什麼叫使命感！

他八十歲那年，我們請他來北京講學，九一一事件剛爆發，美國的飛機停航，他妻子老遠從紐約駕車把他送到滿地可，又從滿地可飛到多倫多，坐第一班航機來會我們，他說：因為我們一早約好了！

也是那一次，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你知道著名的結他手 Segovia 嗎？我和他一樣，給我一把結他，我在台上也會奏出音樂，但是走下台來，我只是一個老頭兒。現在要靠你自己了！你不想為自己的民族做些事嗎？你不願意在自己的地方發展嗎？」當時我只是熱淚盈眶，不停地說：「不要，不要！我不要你的結他！」

但是不知不覺的，我也真的拿起了他的結他！而我們每年一次的聚會，也由紐約遷移到他退休的佛羅里達州。

丈夫離開時，我把他的骨灰撒入湖中，就到佛州找老師。千里迢迢，最後連飛機也因跑道被雷轟而延誤了三個小時，在我心力交瘁的時候，遠遠看到老師站立在路的盡頭，靠在拐杖上，望穿秋水地等着我到來！像個迷途的小孩，我便向他狂奔過去！

有個老師在遠方等着你，是很幸福的事！

但是他並非只是我的老師，他也是 David，Jay，Ema，還有很多人的老師！這位家庭治療的一代宗師，影響我們最大的，並非只是他的宗派，而是神奇地燃點起我們每人心中的火焰。我原是個得過且過的閒散人，但是他卻打破了我的平衡，把我推入生命的狂流中，讓我不得不脫胎換骨。

我們合著的一本 *Mastering Family Therapy – Journey of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*，分享的就是我們十個人的學習故事，David 也是其中一人，從一個內心糾結的同性戀者，成為一個揮灑自如的治療師。還有 Margaret，一個女性主義的從業員，本來處處要保衛女權，漸漸明白無論對任何人過分保護，反而限制了這個人的能力發展。還有 Gill，一個飽讀經書的心理學家，滿腦子理論，就是無法面對家庭關係的矛盾。處理別人的危機，治療師自己都必須經歷一番洗禮。我們學的不是技巧，而是匠工的訓練。有手把手的刻苦過程，也有自我突破的喜悅，而經過這樣密切的師生關係，不單只與老師建立了一輩子的緣分，我們自己也維持了長久的情誼。

現在眼巴巴地看着這位治療界的巨人徘徊在生死邊緣，我們却只能默默地守候在一旁。我們的大師兄 Jay 在主持大局，叫我們把說不完的話，傳到老師的郵箱，有機會就讀給他聽。一段段的思念隔洋而來，每個被他觸動過的人，都有一段說不完的故事！

一顆巨星就要隕落了！我記得他在 Haley 的訃文上說過：「我們用一輩子積累而來的知識，已經普遍地影響了下一代的治療師，他們不一定記得我們的名字，但是那已經一點也不重要！」